



赵乃夫 著

初春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，是对三中全会的一曲颂歌。书中所反映的林牧场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集体经济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：劳动日值降到零分以下，牛马猪羊面临大部分饿死的危险。在这危急关头，“四人帮”的余孽还在戕害这个奄奄一息的集体；公社派来的党支部书记刘振东，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，思想僵化，不敢从实际出发探索新路子；以新干部吴世满为首的新生力量，学习外地成功的经验，探索一条尽快富裕起来的道路。他们在冲破阻力的路上，曾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送进强劳队；但他们毫不气馁，在公社书记岳敬先的支持下，肃清了极左路线的影响，又在实践中教育了刘振东，施行了许多新的经济政策，不仅挽救了集体经济，更踏出一条通向富裕的道路，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，迈出了更大的步子。书中情节复杂，人物性格鲜明生动，语言通俗，文笔流畅，引人遐想。

责任编辑：王 皎

封面设计：杨鹏举

初 春

Chu chun

赵乃夫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15 4/16·插页 2·字数 315,000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000

统一书号，10093·555

定价，1.15元

第 一 章

一九七七年的夏天，在那骄阳似火的夏锄季节，吴世满回到家乡务农来了。

他是三年前的中学毕业生。在城镇公社当了一年通讯员，又在社办联合工厂干了二年杂务，公社书记岳敬先说他是“粗中有细，动中有静，善于思考问题，又具有独到见解的人”。把他派回林牧场，准备将来收拾那个乱摊子。

他也很听话，放弃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收入，回到了家乡。

他家住在二龙山林牧场，场内有五百多口人。一条光滑、笔直而略有起伏的渣油公路，从村子中央穿过去，通往十里外的县城。

他回乡的第二天，便扛着锄头去干活。走到场部的大门口，迎面遇到了路德印。路德印是林牧场的知名人物。他三十多岁，黄白脸膛儿，干干巴巴的小个子；稀疏的头发又粗又硬，从蓝色锦纶帽下顽强地伸了出来，显得乱蓬蓬的；在宽大的前额上，横着几条整齐对称的皱纹；一双又黑又亮的小眼睛，迸射智慧的闪光，跳动狡黠的火花；圆鼻子下面的一张鲇鱼嘴，围着一圈硬梆梆、稀零零的小胡子。他站在吴世满面前，把帽子往脑后一推，一只手叉腰，一只手指着吴世

满，眯着眼睛，咧着大嘴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哦！我亲爱的老弟，你也到广阔天地里来了？”

身材魁梧的吴世满，觉得话不顺耳，突然皱起浓眉，瞪大眼睛，低头望着这个一脸嘲弄之色的小个子，把锄头往地上一戳，冷冷地答道：

“我原来就生活在广阔天地里，不存在到不到的问题！”

“好！”路德印的圆鼻子轻轻颤动几下，伸出一只手，在吴世满面前挥舞起来，“你，我的老弟，你放着工资不挣，回来务农，真是响当当的革命者，红彤彤的接班人！撸上二年锄杠，你可以入党，还可以当书记。几年之后，你突然在某一方面有了大胆的突破，将会有更好的高升机会。”

吴世满眉头拧成一个大疙瘩，恶狠狠地望着对方的圆鼻子，真想拎起他的两条麻杆腿，把他摔到大墙那面去。但他忍了又忍，终于压住火气，懊恼地反问：

“德印哥，我是叫你大哥的！你出于什么动机，这样挖苦我？又为什么把我看得那么坏呢？”

路德印搓着两只手，挤挤小眼睛，笑了：

“老弟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为你描绘一幅美丽的前程。你出身于贫农家庭，有个在林牧场当官十几年的党员父亲，有个身上带着枪眼儿的科长哥哥，还有一个土改干部的支书姐夫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你官运发酵的曲子。从你断掉脐带那一天起，一直沐浴在红色阳光里；又经过‘史无前例’暴风雨的吹打和‘阶级斗争大烘炉’的冶炼，你已万事俱备，只差到农村‘很有必要’这一东风了。唔，你瞪什么眼睛？喘什么粗气？”

我不过只是向你讲一点简单的事实罢了。赵凤阁不就是凭着几个好亲戚，凭着一对斗鸡眼，凭着一身滚刀肉和善于坑害老百姓，而当上公社副书记的吗？”

吴世满气得脸红脖子粗。他真没有想到，自己回乡务农，竟然如此被人误解。但他不想解释，更不想强迫人家信服，只想用青春的脚步，踏踏实实地踩出一条信念的足迹来。他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盯了小个子一眼，扛起锄头，挺直身子，昂着头，大声喝道：

“请你让开路！”

路德印把干瘪的身子往旁边一扭，拍了他的脊背一把，眯缝着小眼睛，怪声怪气地说：

“老弟，未来为你铺设了洒满鲜花的大道，你骄傲地踏上去吧！”

吴世满横他一眼，扛起锄头，撵着铲地的人群，去向农业组长刘兴汉报到。

刘兴汉是个五十来岁的车轴汉子。黑红的脸膛儿上，皱纹纵横，悬着一只扁平的鼻子；微微上挑的嘴角，显得很憨厚；暗淡的眼神里，闪着慈祥的光泽。由于常年吸旱烟和不刷牙，好几颗恒齿已被腐蚀得折断了；牙龈浮肿，门齿焦黄；说起话来妙趣横生。虽然现在是酷暑季节，他仍然穿着长袖而又易于吸收光热的青制服，汗水在脊背和肘腕处渗出来，又被晒干，形成一些条条道道的盐卤痕迹。他已微微驼背，两只粗糙的大手，长着层层老茧。他安分守己，逆来顺受，用勤劳的双手换取合法的报酬。他既胆小怕事，唯恐飘落的树叶砸了头；但又自私，一盒火柴的交往，他也铭刻心骨；

一个鞋钉丢了，他也想法把它踩回来。他喜欢开玩笑，大家叫他“官儿子”，他却自命为“官姐夫”，外号人称“滚地雷”，简称“老滚”。至于这绰号怎么来的，如何解释，实在难以查考。

他来到地头，蹲在草棵里，一面摇头晃脑地赶蚊子，一面卷纸烟。吴世满向他报到后，他便笑嘻嘻地说：

“伙计，你也不等大家敲敲锣鼓，放放鞭炮，喊几阵口号，开个欢迎会，摆上几桌宴席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回来光荣了？”

世满耸耸肩，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鞭炮哪年不放？欢迎会哪年不开？那就算代表了。”

“说得有劲儿！”

一个棕色皮肤的大个子姑娘，名叫陈玉文，是个下乡知识青年，一听就叫好了：

“星期假日，老吴不是经常回到场子来干活吗？早就是咱们的人了。一家人，何必敲锣打鼓，弄个轰轰烈烈呢？”

路德印站在地头的土路上，叉着腿，咧着鲑鱼嘴，抖了一气小胡子，讲了一系列“形势大好”的“证据”，直到太阳东南晌了，铲地的社员才拖拖拉拉地到齐了。刘兴汉的“蛤蟆头”烟，抽得嘴里苦溜溜的，这才清点一下人数，从中间开锄。社员们排在两边，摆成了雁翎队。

陈玉文耍了一点小心眼儿，磨磨蹭蹭的，躲过几个人，才挨着吴世满往前铲。刘兴汉铲出不远，回头看看，卷着舌头打个响，说：

“唉，这年头真让姐夫操心哪！来不来的凑到一块儿，那个上了！”

没等吴世满反应过来，陈玉文已抓起一把土，向他砸去。妇女们齐呼啦地援助陈玉文，进攻刘兴汉。刘兴汉嘴里嘟囔说：“不和你们对象了，饶人吧！”这一下，招来更多的土块野草；小伙子们也“趁火打劫”，直到把他收拾得丢盔卸甲，他才恭恭敬敬地向四周作了一圈揖，抖落抖落身上的泥土，闷头铲起来。

吴世满望着这胡闹的场面，感到实在无聊。再看看铲过的田垄，有些一尺多高的大草，还原封不动的长着；有的没有开苗；有的铲一段扔一段；更有的人叼着烟卷，把锄头拖在身后，东瞅瞅西望望，顺着垄沟往前迈方步……

他刚想招呼刘兴汉，让大家注意铲地质量。铲在前面的路德印，已经发现了他那吃惊的眼神儿，把锄头支在身后，揪着小胡子说：

“时代的骄子，我的老弟，你似乎有什么感慨吧，嗯？锄板冲上铲地，拖着锄头走，这也是“大好形势”的组成部分哩！农业组一百来个劳力，干活的只有这么三十多人，你还能提出什么要求？铲得质量不好，可是总算铲了，比那些东跑西颠的，挂鱼、刨药的，要好得多吧？当官的从来不下第一线，蹲在场部调着名堂喝酒，地里的‘社会主义草’，自然就蓬蓬勃勃了！”

吴世满瞪他一眼，狠狠地哼了一声。小个子翻白翻白眼睛，拽拽小胡子，回过头去铲起来。

“老吴，”陈玉文仍然和吴世满铲个平齐，“今年的前景挺不妙啊！所有的大田都和这里一样，荒草把小苗挤得黄皮蜡瘦，秋后根本打不了多少粮食；畜牧组把路德印弄下来以后，

牛奶产量也直线下降。干到秋后，又是一年白挠毛了！你本来挣工资，在城里有了立脚之地，何苦跑到这露水湿到胸脯的青棵子里遭活罪呢？”

吴世满没吱声。他只是眯着眼睛，惊愕地望着陈玉文。对方把腮帮子鼓得圆圆的，也用同样的目光望着他。

世满把目光慢慢从对方身上移开，不满地问：

“听说你是团支委，怎么也说这种话呢？”

陈玉文仍然绷着脸说：

“怎么，新奇吗？今年家家户户都得倒找钱，你也是白干！”

世满用力把锄板铲进土里，咬着牙说：

“倒找钱我也干！我坚决相信，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我们林牧场的形势，绝不会长久这样乱下去。我们都是共青团员，应该挑起这副重担子，依靠广大群众，让林牧场改改样子！”

“好小子，有你的！”陈玉文把锄头一扔，站到吴世满面前，伸出两只手，两眼闪着惬意的光泽，塌鼻子一张一缩地说，“摩咋刚才的几句话，是在探索你的灵魂呢！你也伸出手来吧！从现在起，摩咋和你拴到一个战车上，一起挑起这副担子！”

陈玉文自诩为诗人，给自己起了个“摩咋”的笔名。至于这两个字怎么解释，鬼才知道呢！

吴世满望着对方挑战中深藏的信任目光，啪，啪，互相拍了两下。

……

他只干了半天活，耳朵里便装满了大家的牢骚和愤怒：对现任领导班子，切齿咒骂，一片抱怨声。他听了那一件又

一件的难以相信的罪恶勾当，心中象塞了一包炸药，堵得烦闷。他自己也觉得，一旦有个火星，他胸中的炸药便会爆炸的。

在午饭以前，这些“炸药”果然被人点燃了导火线。

收工以后，社员们抄着近路，进了场院的豁口，奔向食堂。场院里有一车从甸子上新打来的喂马草。草堆旁边，有个名叫赵文海的人，撅着屁股，正在捆草。世满以为他是捆草喂马呢，也就没有在意。走过去以后，身后忽然传来刘兴汉的声音：

“哦？你家又没烧的了？”

赵文海弯着腰，一边捆草一边回答：

“谁说不是哩！伏天的羊草不抗烧，累得我两天背一趟，真他妈够人受啊！”

世满一听，心里大吃一惊。在地里他就听说，有人把公家的饲草背回家里当柴烧。他万没想到，这个人居然如此胆大，如此脸皮厚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理直气壮地往回背！这种公开侵吞集体财产的行为不制止，歪风邪气不给打下去，他和陈玉文互相表白的决心，岂不是纸上谈兵！

他怒火满腔，一直烧到喉咙。他抹回身子，几步跨到赵文海的面前，用脚一踢草捆说：

“怎么，你要背回自己家里去烧火啊？”

赵文海三十多岁，细高个子，大长脖儿，吊眼角，半截眉，南北脑袋短下颏，猪肚子脸上有一对通红的蛤蟆眼。此人有一套强盗逻辑：平等是吃亏，占尖是合理，胳膊粗的是老大哥，场子的家业有他一半儿。因此，闯下一个“寸地屁”的绰

号。谁敢冒犯他，张口就骂人；三句话呛了他的肺管子，他伸手就打。听了吴世满的几句话，他仰起脸来，洋洋自得地笑着说：

“咋的，你还不知道啊？”

吴世满厌恶地膘他一眼说：

“我以前不知道。今天知道了，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：不许你再把饲草背回去烧火！”

“嗯？”赵文海的笑容忽然消失了。他也斜着眼睛，歪着嘴巴，鼻子皱皱着的，轻蔑地拉着长声说：

“莫不是你要挡横？”

吴世满把锄头往地上一戳，斩钉截铁地回了一句：

“对！从今以后，我就要挡横，不许你再往回背草！”

“我若再背呢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我没看透！”

“那你就见识见识吧！”

两人越说越僵，嗓门越来越高，吵上了。大家都围上来观阵。有几个小青年生怕不够格局，不断地往上凑柴禾……

赵文海的猪肚子脸抽成两堆疙瘩肉，一对血红的眼睛翻滚着，满嘴喷着吐沫星子：

“你是高粱米撑的吧？你爹还没死呢，你倒接上班了！”

世满分毫不让地顶回去：

“对，我就是要接这个班儿！”

赵文海脸上的表情风起云涌，泥汤子一样的汗水顺着裸露的胸口往下淌。他那破旧脏污的蓝背心，左肩的垮带已经

断了，用两条白线连着。身子每一扭动，便露出背心下的白肉来。自然，他不相信吴世满会有三头六臂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他摆出一副骄横不可一世的样子，语音中带着挑衅和威胁：

“我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：知道好歹的，给我闷头干活去！别他妈酱碟子里扎猛子——不知深浅。实话对你说：没有弯弯肚子，我也不敢吃镰刀头！”

世满从前听他父亲说过：有一年，宣传队进场调整领导班子，赵文海蹦蹦跳跳的，混上了贫协主席。他抓住记工员错给领导多记一天工的把柄，以外调为理由，天天出去鬼混。一直混了两个多月，锹镐不动。他这儿歪一会儿，那儿倒一会儿，喝酒、聊天、要钱、打扑克……天天也记一个工。开会时，他和宣传队长同坐一条凳子，趾高气扬的卖风说：

“我这两个月没干一天活，还挣一等工，也觉得脸上发烧。可我再不济，总还天天到场子点点卯吧？怎么也比挣公家的工分，在家抹自己的房子强啊！他们占的是官衔，我呢，占的是贫雇农。”

宣传队长看他敢接火，把他当成搞阶级斗争的依靠对象，拼凑了以白奎为首的领导班子。白奎是宣传队员之一，留在林牧场担任支部书记兼主任。副主任和会计等大员，也都是赵文海等人推出来的。吃水不忘掘井人，领导们对赵文海非糖即蜜，尽量宠着。世满的父亲吴守文，是个老党员。他对白奎等人的胡作非为，虽然急红了眼睛，气炸了肺子，无奈班子里的人都是白奎一伙的，他又没文化，光听轱辘把响，却找不到井沿儿。这几年因为身体不好，年岁也大了，只好

忍气吞声，回家当了“社会主义老爷子”。

吴世满听了赵文海嚣张不可一世的表白，冷笑一声说：

“我知道你是林牧场的一棵冒尖的高草，腰里别着扁担，横逛十来年了。你不就是头上有角，身上有刺儿吗？今天我就割了你的角，拔了你的刺儿，薅掉你这棵高草！”

赵文海一龇牙，鼻子一歪，斜着眼睛骂道：

“看你那兔儿色吧，我还真不服你！”

他骂了句粗话，又弯下腰，把草捆背起来，想要往家走。吴世满一把拽住绳子，险些把他拽个趔趄：

“你小子嘴里干净点！”

赵文海狗仗人势，横冲直闯惯了，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呀？他撂下草捆，瞪着血红的眼睛，闯到吴世满跟前，泼口骂道：

“你娘的……”

世满把锄头一甩，握紧拳头，挺着魁梧的身躯，两眼喷着怒火，迎着他的满目凶光，喝道：

“有种的，你就往上闯吧！”

赵文海不知吴世满的厉害，一拳打过去，不仅没有打中对方，反被人家顺手牵羊，稀里糊涂摔了个狗抢屎。

小青年们欢呼雀跃，拍手喝彩，给世满鼓劲。世满并没趁机进攻对方。他指着赵文海的脊梁说：

“听着，给我象狗一样地爬起来！服气不？”

赵文海吃了亏，又让小青年们奚落一顿，不由火冒三丈，伸手去拽锄头。不过，他抢到锄头也是白废，世满一伸腿，用脚一钩，他又摔个仰面朝天。在青年们的欢呼声中，

世满夺下他手中的锄头，冷冷地讥笑道：

“今后还来背草吗？”

赵文海吃了两次亏，从地上爬起来，疯狂地扑向吴世满。世满忍无可忍，气恼地叫道：

“不要脸的东西，好不知进退！”

一闪身，操起他的手腕，往后一拧，又飞起一脚，踢在他的屁股上，足足把他踢出五六尺远，砰的一声，沉甸甸地摔在土堆上。世满又顺势跟过去，踏住他的后腰，扬起了结结实实的拳头……

刘兴汉等人一齐拥上来，把吴世满拽到一边去了。

刘兴汉看得真真切切，心中好不痛快，但他双方都不想得罪。等赵文海吃了大亏，才把他拉起来，堆满皱纹的脸上不自然地苦笑着，劝道：

“文海呀，你就拉倒吧。这点饲草，喂马还不够呢，你就别背了。”

赵文海啃了一嘴土，眼睛鼻子里都是草沫和土面子。他知道继续较量下去，绝没有半点便宜可找，刘兴汉给他搭个台阶，他便借高下驴。他抹抹脸上的泥汤子，喷喷嘴里的土面子，躲躲闪闪的，色厉内荏地说：

“老刘大哥，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了他。不然的话，哼……”

世满拽开绳子扣儿，把绳子扔到旁边去了。刘兴汉赶忙给他拣回来，递到他的手里，连推带搽地说：

“拉倒吧，大兄弟，吃亏常在……”

赵文海接过绳子，往前凑了几步，以警告的口吻说：

“姓吴的，骑毛驴看唱本……”

吴世满轻蔑地一声冷笑：

“对，走着瞧吧！你不是有顶门杠吗？抬出来我会会他！”

赵文海又吐了几口嘴里残存的沙土，挤挤红眼睛，一瘸一拐，灰溜溜地走了。走出好几步，忽然觉得不能作个败军之将，便正正帽子，打个响鼻，腰杆挺得溜直，迈起了四方步子……

“哈，哈，哈……”

身后的小青年，又发出一阵开心的哄笑声。

第 二 章

初生的牛犊不怕虎。这事儿象旋风一样，霎时就刮遍全村，到处都是一片叫好声。但也有替吴世满担心，不赞成他捅马蜂窝的。晚上收工后，他刚一进屋，母亲便骂上了：

“你呀，你呀，又是一个愣头青！二十大多的人啦，白喝了十年墨水了。你爹是个犟种，你也照样学。唉！我不咽了这口气，这份儿心是操不完哪！”

吴家住在南街的中间，房东靠近渣油路。低矮的院墙，豁口连着豁口，已经起不到遮风和阻挡猪鸡的作用了。大门两旁，各有一棵老榆树，倒也枝叶繁茂。两间平顶土房，由于年久失修，檩木有的已经弯曲，新加了几棵柱脚，倒也没有什么危险。室内没有什么装饰品，只有一口古铜色的长条柜，还是世满母亲出嫁时娘家陪送的。由于多年磕磕碰碰，很多地方已经掉了漆，摆在北墙根上。柜上摆着一套粗瓷茶具。一张领袖像，挂在茶具上面的墙壁上。下面挂着两个小镜框，里面贴着一些照片。靠着三合扇儿的南窗，有铺火炕；在炕头的炕檐底下，有个方方正正的头顶炉，冬天用它取暖，夏天也不拆除。炕梢摆着一对没有漆过的桦木箱子，糊着茶色的木纹纸，与室内的摆设倒也很协调。全家三口人的被褥，全都摞在箱盖上。屋顶当年糊过彩棚，后来由于换檩子，顶

往脚，加上潮虫噬，老鼠盗，早已破破烂烂，面目全非了。四周的墙壁也刷过白灰，由于今天钉钉子，明天楔橛子，早已大窟窿小眼子，脱落了许多泥片……

世满舀来一盆凉水，把头扎在盆子里沁了一阵，然后从头到脚洗了一遍。等母亲骂完了，他才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妈，场子已让这帮败家子败坏完了，再若这么混下去，明年还得吃‘供应粮’！”

上级规定，林牧场的口粮自给自足，没有上缴任务。因为这几年人心散了，地皮荒了，人没有口粮，牲畜没有饲料，只好吃那一月一领的定销粮，被群众称为“供应粮”。

世满正向母亲解释着，父亲回来了。吴守文的家法严，从前是向儿女们施展，现在儿女大了，只能向老伴儿发威。比方说：他回到屋里，脱下那双大底布鞋，往头顶炉上一放，便如铃声一样，表明开饭的时间到了。三五分钟内不给他放上桌子，老伴儿就得向他解释误了饭时的原因。今天，老伴儿早已把饭做熟，一面放桌子，一面气恼地叨咕着：

“场子五百多口人，偏你们爷们会逞能！我说了多少回了，世满在城里的工作不能辞掉，好赖是个铁饭碗啊！可我磨破了嘴唇了，也说不你们爷们心里去。这千家万户的，你们爷俩管得了吗？成天管，管，管的，得罪仇人，过艰年吧！咳！”

老人长叹一声，接着便咳嗽起来。她已七十来岁了，八九个孩子，均已养大成人。儿女大了，她也老了，两鬓苍苍，耳沉眼花，走路一挪一蹭的。由于多年的操劳，落下了气管炎，嗓子象是拉风箱，总是呼噜呼噜响。儿女们疼她，

给她买了不少药，她却不吃，偏是硬挺着。这几年定销粮多是瘪瘪瞎瞎的高粱米，老太太胃口不好，经常吐酸水，所以身板越来越弱。佝偻着腰肢，身上青筋如瘤，只剩一把骨头了。今天又是高粱米粥，她拿起碗筷，只喝了几口米汤，便拽个枕头，趴在炕梢躺下了。

世满却吃得很香。他见母亲又趴在炕上“拉风箱”，心疼地问道：

“妈，你又不吃啦？”

老人的嗓子呼噜了一阵，没有说话。吴守文看看老伴儿，又疼又气地说：

“不吃还是不饿！老大那儿大米白面都有，你不去享福，赖谁？你吃高粱米反胃，场子乱糟糟的事情你又不让管，这样下去，我看连瘪高粱也有吃不上的日子。到那时候，不愁不变成‘吃粮靠返销，花钱靠贷款’的‘国办队’了！”

世满见他爸爸这样支持他，心中暖融融的：

“爹，我和他们斗下去，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你说又能怎么样？”

吴守文的白胡子一颤，牛眼睛一瞪，“还能把你眼珠子剜出来当泡踩？妈的，有共产党在，我就不信林牧场的天下总是这帮乌龟王八蛋的！”

老太太抬起忧伤的脸来，声音颤抖地劝道：

“世满哪，你不是小孩了！妈屎一把尿一把地把你拉扯大了，不图跟你享福吧，你也别这么让我操心哪！”

世满吃完饭，盛碗米汤，掺些白糖，搅点乳粉，送到母亲面前，一张笑脸，温和地说：